话本小说

第二辑

杨柳寨传奇

鲁南大战

张飞拜师

话本小说

第二辑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话 本 小 说 第二辑

江苏省文联图书编辑部编辑
（南京建邺路174号）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（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）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南京七二一四厂印刷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5印张 230千字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江苏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—39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55·91 定价：1.10元
责任编辑：穆 静 美术编辑：叶玲玲

内 容 提 要

“话”就是故事，“话本”是故事的底本。《话本小说》是以发表中长篇故事为特色的一套丛书。

在这一辑里，有长篇《杨柳寨传奇》，写的是一位遭受恶霸欺凌，一心复仇的蔡黑子，为了学武习艺，误投匪窟，经过一段曲折的历程，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。故事情节层层深入，跌宕有致，引人入胜。长篇《鲁南大战》是描写陈毅在“淮海民主联军”司令郝鹏举意欲叛变投敌的危险时刻，以革命大无畏精神，深入敌群，稳住郝部，同时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山东解放区的猖狂进犯。另外还有传统故事《张飞拜师》。

目　录

杨柳寨传奇……何祚欢（1）

鲁南大战……夏　耘（155）

张飞拜师……费　力　王　澄编写（301）

编后记……（329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杨柳寨传奇

何 祚 欢

楔 子

发生这个故事的大洪山区，地处湖北、河南两省交界之处。西汉末年，这里曾是著名的“新市军”农民起义领袖王匡、王凤的发祥地。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，“强大”的日本帝国入侵，令大洪山的人民再次奋起，其中有的一经变化便再度沉沦，有的则在保卫祖国的战火中，努力地寻求着光明……

第一回　杨家湾比武结仇怨

这个山村，在大洪山区，与有名的高山险寨杨柳寨只隔一道牛背岭，村名杨家湾。

杨家湾有个杨二寡妇，是杨氏家族辈份最高的人之一。可是因为穷，同族人也不一定对她很尊重。好事的，还在杨二叔去世之后直呼其“二寡妇”。多少年来，她这一家总是亲朋来往少，门前脚步稀，除了麻雀常做客，很少有人进她的门。

不知从何日开始，杨二寡妇门前冷落的情形突然有了变化：进门来抱着粗碗喝茶的，拎起瓜瓢舀水的，拿件衣服来求补的，完全无事闲聊的，以及门外伸头、老远偷看的……你来我往，热闹非凡。其中有老实的青年农民，也有远远近近的轻薄子弟。这些人，真正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在乎杨二寡妇的姑娘杨华芸也！

杨二寡妇前后生了六个儿女，活出来的，只有女儿华芸和华芸的弟弟小二、小五。一家四口，勤耕苦耘，在这蓬门筚户，单家独屋里，过着勉强温饱、相亲相爱的平静生活。

本村有个青年叫蔡黑子，只因父母早亡，十四岁就成了县长杨梅溪家的佃户。杨二寡妇算得黑子爹娘的生前友好，便以慈母之心，特别地关照这个小孤儿。每当岁月艰难，杨二寡妇野菜自充饥，糠米抚姣儿的时候，能当饭食的东西总有黑子的一份。蔡黑子深感杨二娘的情义，稍稍长大，便在田畈劳动之余，帮着她家做一些挑水、砍柴的粗事，破篾、编筐的细活。不知这蔡黑子是继承了爹娘的好筋骨，还是吸

收了野菜的好营养，随着岁月的流转，竟长得健壮、高大，气力惊人。那华芸更是应了“女大十八变”的老话，一变晶莹澈亮，二变体态轻盈。哪怕她出门见人低头过，也总免不了惹得一班青年眼馋心痒。正是：

好花并无引蝶意，
花香却教蝶自来。

然而华芸并非那种轻薄的姑娘，她自有她的主张：几年来早晚相处，无语的交心，她已经深深地爱上老实憨厚的蔡黑子。不为买田置地的向往，不为升官发财的追求，只为着：她相信只有黑子才会把她当个人，不论是如花似玉的现在，还是容颜衰老的将来。

精明的杨二寡妇，早已看出华芸对黑子公开的倾心，和黑子对华芸深沉的爱恋。她自知门楣低矮，从不想以女攀高门。黑子虽然穷而且憨，但他是她看着长大的，伸手摸得到心，不会象别人那样，对待女人就象对一件衣服，新来时穿出摆阔，破来时拿着揩脚！但是，不明底细的青年们，不管是出于对华芸的贪恋，或是爱慕，或是好感，反正是向着她家涌来了。如果让这种情形延续下去，那不但会坏了华芸的名声，而且会闹出无尽的风波。杨二寡妇不得不把原来准备过几年再说的话，拿到眼下来说。她巧妙地向人宣布：华芸是早已有了人家的，黑子与她家是通家之好，黑子就是她家的姑爷。

那些为此而来的青年，哪个对这件事不敏感呢？于是老实的从此不再登门；聪明的，干脆跟蔡黑子，跟华芸那个成了人的兄弟小二，交上了朋友，以表明他们本不是为华芸而来；只有那些轻浮子、浪荡哥，明着不来，暗地却不死心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杨二寡妇家又恢复了素日的平静。

谁知“好事多磨”，这平静的生活不久又受到了威胁：黑子的东家杨梅溪当上县长后，请了两名看家的教师爷。其中那个年轻的叫刘金亮的，竟打起了华芸的歪主意！

刘金亮本是个富家子弟，年少时便是情场猎手，虽不懂吟风弄月，却惯于低眉求欢。为了防止拈酸吃醋时挨打，才学了几手拳棒，特别善于用左手掩护右手的进攻，被称为“单手铳”。后来，刘金亮荡尽了家产，就倚仗这点手面功夫，在长江边一个小集镇上说真方、卖假药，当起了“骨科郎中”，算得上那一方的坐地虎。两年前，有一对跑江湖的夫妻到这镇上来卖大力丸。刘金亮恼恨他们“行客不拜座客”，就去冲了场子，高低要找人家比武。那夫妻再三赔礼，依然无效，只好咬着牙“陪刘师兄练练”。双方讲定，各打三拳，倒地者为输。人家主动让刘金亮先打，而且出面的竟是那女人！刘金亮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朝那女人的左右乳和心窝各打一拳。尽管这拳打得既下流，又毒辣，那女的却笑眯眯承受了。刘金亮以“单手铳”上手都不能胜，就晓得这女人功夫不凡，未免胆怯三分。然而话已出口，想收也晚了，只好运足气，等着挨打。那女人知道“刘师兄”不过如此，便自找台阶，以息风波：“刘师兄，同是江湖人，不必认真，不打了吧。”刘金亮未能取胜就嫌丢脸了，再受敌恩典，日后何以立身？他咬牙说道：“莫得了便宜卖乖！我只用了三分劲！打！！”那女人说声：“站好。”轻轻举拳，向刘金亮胸口处发来。刘金亮见这拳头绵软，不免高兴，谁知拳一上身，就变作了千钧之力，使他脚根摇摇，浑身抖抖，一声还没来得及哼，就仰倒在地上！那女人见此情景，不但没有得胜者的骄矜，反而诚惶诚恐，拿出一点药来求和：“刘师兄，多承抬举！出门人送你三粒丸药，两帖膏药救救急。”那对夫妻走后，刘金

亮当众丢了人家送的药，咬着牙回了家。他不是不想要这药，只是担心饭碗：堂堂骨科郎中，自己受伤要旁人的药，这小镇上就不会再有人找他看病了。刘金亮究竟是个志大才疏之辈，回家之后连着吃了自己开的两副药，病情不但没好，疼痛反而加重。他不得不求人打听那对夫妻的下落，将人请来救命。这一来，他的伤好之日，就成了他开溜之时。刘金亮在江边立脚不住，只得跑到人烟稀少的大洪山区。

由于一次偶然的机缘，他认识了县长杨梅溪，不久便应其聘，成了县太爷家里的教师爷。

虽然已成他人门下的食客，刘金亮仍是本性难改。到杨家湾不久，就跟这一带一班轻薄子弟裹到了一起。不久，这班难兄难弟就把他的注意力引向了杨二寡妇家的华芸。

开始，刘金亮以为这班兄弟是指山鸡为凤凰，借机耍笑他。等到受人指点，远远地偷看一次这山里姑娘之后，他就有点食不甘味，夜不成寐。早早晚晚，总要找机会到杨二寡妇门前屋后去转上几转。他的几个难兄难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料定刘金亮会害单相思，于是相约着暗暗地“吊线”，要看一场好戏。

一天傍晚，刘金亮又走到了杨二寡妇门口。恰恰这时华芸端着盆子到池塘去洗衣裳，跟他走了个当头碰。刘金亮前几天远远地看了看这姑娘，就害了几天的病，现在当面碰见，更感到浑身不自在。他半生寻花问柳，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姑娘：虽说穿着粗布家作衣，手制的布底鞋，脸不搽粉，衣未刺绣，却怎么看着怎么合适。刘金亮只觉得浑身热烘烘，两腿颤颤神。一双眼睛看定华芸，看得转不过弯，顾不得四周是否有人，就闪身跟在华芸身后。等不及走到池塘边，他就语不成调地开了腔：“姑姑姑娘，十几、几了？”

华芸烦透了浪荡子弟的歪缠，习惯于低头不语地向人。对涎皮搭脸的刘金亮，她当然地报以沉默。

刘金亮却以为这个姑娘是假充正经，急忙走近前去，用右手拍华芸的右肩："姑，姑娘，我在，问，问你的话呢。"暗中打算顺手一搂。

华芸气愤地推开这手，继续往前走。刘金亮正想再缠，却不料身后有一人吼道："我在问你的话呢！"话到，手就到，刘金亮只觉得右边的脸盘上重重地挨了一嘴巴。眼前金花未散，耳中鸣声未停，刘金亮想转过头来，看到底是哪个敢对自己动手。"哎哟！"想不到要从右边回头已经办不到了，后头的人用劲太猛，把他的颈子打闪了筋，他只能顺着颈朝左回头。"啊！"虽然是疼，总算看清了打他的是华芸的兄弟小二。

扭筋归扭筋，教师爷的威风还是要耍的。刘金亮横起眼睛要发吼，又觉得僵直的颈子特别的疼，结果狠话出口，还夹上了疼话："好！你把老子的颈子打扭了！你小心！"

这时，从杨小二身后不远处闪出了蔡黑子，一步抢上前来，向刘金亮脸对着脸地吼道："扭了颈子我给你还原！"黑子那芭蕉扇似的大巴掌，在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完的时候，就飞到了刘金亮左边的脸盘上。只听"咔啪"一声，教师爷的头又被打得朝右边歪去。刘金亮本已无力反抗，但听得这声响，他暗自庆幸，以为这是因祸得福，扭了的筋正得其力医好。谁知黑子用力太猛，未免矫枉过正，教师爷刚治好朝左扭的毛病，又落了个朝右斜的残疾。正在丧气之时，怒气未息的黑子反巴掌又甩到了他的脸上："咔啪！"谢天谢地，多亏反巴掌力气适中，刚好把颈子打还了原！

刘金亮的颈子现在是可以活动了，人却寒了胆：好大的劲！要扭下我的头怕也不费力哟！刘金亮砸过一次饭碗，学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得聪明多了。暗想，现在如果跟这大汉子硬拼，很可能吃了亏又会砸饭碗。县太爷杨梅溪平日言语间常露出“兔儿不吃窝边草”的意思，他不愿意家里的人在他祖居之地公开露出凶相来。刘金亮深知这一点，只得趁并无旁人见证之时体面地开溜。他捂着那伤虽好痛犹在的颈子，说道:“领教领教。后会有期!”在回去的路上，他还忍痛回头连看华芸几眼，看一下，疼一阵，念一声:“值得！值得!”——贱骨头!

从那以后，刘金亮虽然还舍不下华芸，但也不敢随意去招惹那可怕的蔡黑子，更不敢与自己的饭碗开玩笑。过了不久，他的少东家杨三从省城学艺归来，使他越发害怕那件丢人现眼的事情暴露，出门进门，连捎带地朝杨二寡妇家看一眼也不敢了。

经过几天的接触之后，刘金亮发现杨三有着惊人的武艺，但是比老东家杨梅溪容易对付得多。杨梅溪强调的是“兔儿不吃窝边草”。杨三就完全相反，他巴不得在他住过的所有地方，都打出一个“码头”来。

接着，另一个发现使刘金亮更加欣喜：原来，这少东家杨三，也是蔡黑子的仇敌!

还是在孩童时期，杨三就是个打遍杨家湾的“小霸王”，自命天下无敌手。十三岁那年一个春日，他撇开家下所有的人，独自到郊外放风筝，不巧风筝被挂在树上。杨三追到那树边时，看见树下有个少年在挖野菜，那是十四岁的黑子，杨家的小佃户。杨三急呼黑子，命他上树去取风筝。不想黑子与别的娃娃不同，从小就认理不认人，见少东家吆喝，他眼睛一翻，转身就走。杨三见小佃户如此不驯，马上发动了教训性的进攻。谁知蔡黑子仍不屈服，三下两下就把个少东家打翻了。杨三吃了亏也长了智，明白了一条道理：当别人

不愿意向他爹低头的时候，他这个小霸王就不一定没得敌手。于是，他向杨梅溪苦苦哀求，终于将一个跑江湖的教师请到家来教他的武术。杨三苦学两年，自以为艺业惊人，就去找黑子第二次交手，结果还是被人高马大的蔡黑子打得大败而回。教他的是个“三脚猫”教师，他怎么能不学成个“瘸腿狗”行家呢。

这时杨梅溪在县里政界混得很不顺手，儿子遭此败绩，对他又是个很大的刺激。他痛感“水浅难养蛟龙”，决心走出这个县的狭小天地。于是，他一咬牙带子离乡，携款赴省。在省城，他通过同窗的关系，金钱的神力，结识了一批政界朋友，并于一九三五年秋谋得本县县长的职位。杨三则在省城一住六年，住在一个著名“国术家”家中，日夜苦练，终于学得闪展腾挪的手段，拳打不伤的功夫。

杨三艺成归来之日，不但他自己由孩童变为成人，而且他爹也由乡绅变为县长。远远近近，攀龙附凤之辈，帮闲讨好之徒，谁不巴结。于是，他家的堂中客常满，樽里酒不空，与当年相比，更是一番风光。这种门庭显赫，一呼百诺的情景，就更促进了杨三想要再找蔡黑子一试身手，以报前仇。

刘金亮摸清了这些内情，心有所动，也想报那“扭筋之仇”。心想，如果能激得杨三借比武抢得华芸，那就可收一箭双雕之利：借他人之手，报自己的旧仇，还可能得便占点便宜。于是，在一次纨绔子弟们的酒宴上，当众人怂恿杨三与蔡黑子比武时，刘金亮显出棋高一着的神态说道：“依我看，少东家把姓蔡的打死也并不有趣，只有打得他赔了老婆才算过瘾。哼，还解馋呢。少东家，你没见那华芸吗？”

“好！”轻薄子弟们一听，顿时精神百倍，都劝杨三与蔡

黑子打架时，拿那如花似玉的华芸打赌。打赢了就理直气壮地娶媳妇，打输了也明火执仗地抢老婆。

杨三听了，心有所动，但也不免犹豫："哎，你们说得不得了，我又不是没见过华芸！平平常常的黄毛丫头，不见得六年不见就变成了天仙？"

刘金亮不让他的少东家犹豫，加油加醋地说道："少东家，女大十八变哪，你没见过那样的水灵灵、嫩汪汪的样子！先看了再说。看得中，打赢了就要；看不中，打赢了就说'不要这种丑货'。一箭双雕！姓蔡的不羞得撞墙我不姓刘！"

第二天早上，刘金亮带着杨三隔着门前不远的大池塘去偷看华芸了。这时，池塘那面的华芸正在门前晒衣服。杨三一见，不觉心动神摇。由池塘这边看去，那远近交迭的景象霎时在他眼里变了位置。脚边，清澈的池塘好象突然与天际的白云相接，飘飘渺渺，将华芸托上九天。而华芸抖动衣衫的动作，恰似云中仙子在抖动那轻盈的水袖。因为看不清华芸的面容，而又被她优美的体态摇动了心旌，杨三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酸甜苦辣交织的滋味，似向往，似相思，似说不出道不出的苦恼……

华芸晾好衣服进屋去了。杨三眼里的白云也回到了脚边，一切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杨三的心却随着飘然而去，倏忽不见的游丝飞到了池塘的彼岸。他呆呆地站着，望着。他被姑娘的美震动了。这是他此生从未体验过的一种震动。在县城，有时看见一个打扮入时的女郎，虽有师傅的严命管束，但心里总免不了一亲其肌肤的妄念。而今天华芸给他的，是一种高洁、晶莹的美感，这使他产生一种温馨、亲切的向往，反而不怎么想用刘金亮的办法得到这个美女了。

刘金亮见杨三这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就晓得少东家的"病"

已经得上身了:“怎么样？值得你出一回手吧？”

杨三答非所问:“上门求亲吧，她又是个长辈！”

刘金亮想：怎么？想来文的了？哼！只要你愿上门，想不动武也由不得你！先把你赶上阵再说:“少东家，想成就这门亲事，就管不得那许多。”

“那也是的。”

“姓蔡的为么事得那姑娘的喜欢？还不是去去来来越说越亲热的！凭你家这样的财源，这样的声望，笑着脸进门，举着钱说话，未必还比不上蔡黑子那种穷光蛋？”

这样一比，杨三的横劲就又上来了:“我比不上他？我老子不动武也要把华芸弄过来哟！老子保险也能跟她越说越亲热！”

刘金亮心里说，老子不叫你们打起来才怪！表面上呢，还是顺着说:“对。先礼后兵嘛。少东家进门，我去护驾。”

杨三选了个阴雨天，估计杨二寡妇母女都不得出门的时候，提着两包茶点，拿着一块衣料，带着情场老手刘金亮去了。目的是自今日始，与华芸建立接触。

杨二寡妇见从未上过门的县长公子来访，又拿着东西，带着教师爷，料定没得好事。为了筑好防线，她明知自家因为穷而被人忘记了应有的辈份，却十分得体地摆出长辈的谱，以上视下地迎着这位稀客:“哟，是小三？你看，都长成大人了。今天这是么风吹来的哟？快坐快坐。刘教师，你也坐。”

既然杨三是想以笑脸取人心，人家摆出长辈的谱，他怎么敢不认这笔帐呢。他心想：哪个叫我想你的姑娘呢！今天我顺着你讲，不愁你将来不抱着我的脑壳摇！于是他一边坐，一边说道:“二婆，嘿嘿，几年不在屋里，回来又一直不

得闲。今日来看下子您家。”

刘金亮连忙把礼物往外摆了:“二婆,”——少东家喊二婆，他虽然觉得吃亏，也只好跟着喊；他要喊声二嫂子，那他不成了少东家的爷爷了?“二婆，少爷为了孝敬您家，特地送来茶点。这段衣料呢……就送给……送给小幺妹。”——这也不晓得是怎么排的辈!

杨二寡妇连忙拿话往回搪:“哎哟!小三硬是这过细，出了门还记得我们。这都是县长的好家教!你有这个心，二婆比吃一担，喝一桶还要舒服。你从别处回，我还没接你，这两包茶点就算是二婆送你的吧。衣料呢，你华芸娘娘怕没得福气穿，一年到头肩挑背驮，穿绸摆缎的，别个不骂?”

刘金亮接口说道:“二婆，哪个人肩挑挑一生呢?就凭你姑娘的人才嫁个把总统也够格哟。要是有肯出价钱的主子来攀这门亲，那不是该她一辈子穿绸摆缎吗?”

“刘教师，我们屋里只嫁姑娘，不卖人。再说，她娘娘早就是有人家的。”

“咦?怎么没听说下定的事呢?”

“嘿嘿，莫说我们穷家小户下不起定，免了这一番礼节，就是下得起定，也只该叫我们姓杨的亲族晓得啊。刘教师到我们这里连脚都没站热，怎么搞得清那么多的根根叶叶呢!”

这番不动肝火的话，硬把能说会道的刘金亮顶得眨眉眨眼的!杨三一看要坏事，连忙圆场，接话变话:“二婆，刘教师说的是句玩话。我回来以后，是说过没记得给华芸……娘娘带点衣料，她也该是个大人了啊。这拿来的就不是衣料啊，这是我听说她绣得一手好花，拿来求她绣一对枕头的。”

杨二寡妇只求他们快走，明知是鬼话也不点穿:“哟，小

三在大地方看到的又是湘绣，又是么事，你娘娘扒土挑粪的手，莫糟蹋了你的料子。”

杨三暗暗叫苦道：天，象这样开赶，我到阎王那里去见人！正愁无法应对之时，刘金亮又出来救驾了：“二婆，人家说‘美不美，乡中水；亲不亲，故乡人’呐，少爷用湘绣、苏绣不是用不起，用到头还是本乡本土的东西好啊。”

“好！”杨二寡妇见难以推脱，只得抓紧结尾：“小三不忘祖宗一苗的老根本，这个忙我们一定帮！刘教师，帮你们少爷把茶点提回家，枕头料等绣好后让我家小二送去。”

不见华芸，杨三难得死心。情急之下，他倒又想出了个借口：“哈哈哈，叫二婆一家吃辛苦，我晓得报答的。就是，就是我喜欢的花式没得样子，要跟华芸娘娘说一下，她才会晓得。”

“你娘娘绣花还是我教的呢，跟我说是一样的。”

刘金亮又插嘴道：“二婆，跨沟挑水都要洒三滴，隔人传话怎会不漏话？还是当面讲吧。”说罢往板凳上一坐，让杨二寡妇明白：不照我的来，我们就不走了！

杨二寡妇还想推脱，却不料华芸从房里一步跨出来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当面讲就当面讲。你们喜欢么花样？”

“啊……”随着华芸的出房，小小堂屋里的气氛顿时起了变化：

杨三朝夜思念，希求当面看看这姑娘。现在这姑娘到了他的面前，他又觉得手无处搁，脚无处站，眼睛瞪得闭不拢，嘴巴张得过了界，要不是用手扶得及时，那下巴说不定会脱环！

刘金亮那包天的色胆却在这一刻骤然膨胀，他迎着华芸，涎皮搭脸地说：“姑娘，当面说我们就把话叫穿！你莫以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